**痴心之美**

痴，是对某事某物的极度专注和迷恋。古往今来，痴者无可计数：石痴，花痴，书痴，情痴……痴得惊天动地，痴得特立独行，痴得无怨无悔，几乎让人不可理解。

无端为你一片痴。没有原因，没有理由。

上古炎帝之女女娃失足溺于东海，精魂化为精卫鸟，发誓“衔西山之木石，以堙东海”，然而，木石如此细微，大海浩翰，几生几世也不可能被填平，但精卫的奋斗精神却给人们无尽的悲壮与“情到痴时方始真”的启示。

读冯梦龙《醒世恒言》，特别喜欢里面的“花痴”秋公，他嗜花如命，若觅得奇花异草，必倾其所有买来，精心呵护，花开时欢喜而拜，花谢后落泪叹息，因爱花至诚，感动上天，成仙得道。可见痴心者亦有好报。

还有北宋著名的“梅痴”林和靖，结庐西湖之孤山，20年足不及城市，种梅养鹤，以梅为妻以鹤为子。诗人自我的高洁性情已倾注于梅花，而梅花之幽独高蹈的神韵亦吸附自我，当鹤鸣长空，梅香四溢之时，他写下千古名句：疏影横斜水清浅，暗香浮动月黄昏。写梅如此细微传神，爱梅如此生命交融，林逋乃第一人。

书法、绘画是文人的艺术。而亡国之君宋徽宗却是除了书画之外，几乎无一所能，于书画上投入精力甚多，对绘画对象极具耐心。据说宋徽宗为了画好鸟的眼睛，独出心裁，用墨漆点睛，隐然如豆，高出画布平面，呈现出立体感受。对于绘画，在他沦为阶下囚后仍未终止，他于囚禁中作画，于600多年后的清代得到证实。宋徽宗最后囚所和死所是五国城，清乾隆年间，有人掘得宋徽宗在此画的鹰轴，盛于紫檀匣中，墨迹如新。宋徽宗皇帝对书画至死不渝的痴爱，书画有知，当可笑慰矣。

蒲松龄在《聊斋志异》中写过情痴、书痴、艺痴等各种痴人形象，其中情痴居多。他笔下的女主角，大多为狐、鬼、仙、魅等异类，但她们纯洁、善良、痴情，为了爱情，不畏生死，不计得失，纵魂飞魄散，终是痴心一片，情深如许。此类痴者最是动人。他在《聊斋自序》中说自己在写这本“孤愤”之书时，是“遄飞逸兴，狂固难辞；永托旷怀，痴且不讳”。他还认为：“性痴，则其志凝；故书痴者文必工，艺痴者技必良——艺之落拓而无成者，皆自谓不痴者也。”是以古今成大器者，皆有着一份执著，一份耐性，锲而不舍，持之以恒。纵万千阻碍，难改痴心，遂有所成。曹雪芹穷困潦倒，毕生心血，只为半部红楼，茅草屋中增删五次，披阅十载：满纸荒唐言，一把辛酸泪。都云作者痴，谁解其中味？行为看似荒诞不经，内中却是热情似火，其痴心痴情，令天地动容，让后人起敬。

无端为你一片痴。痴，是一种说不清道不明的眷念与情愫，是短暂的生命旅程中充满亮色永不停止的一场爱恋。一朝痴心起，从此抛不掉，晨昏相守，生死追随。从古至今，拥有痴心的人，守得了孤独，耐得住寂寞，衣带渐宽终不悔，为伊消得人憔悴，内心世界却是丰美充盈，恬淡悠远。

观滚滚红尘，皆名来利往，倘能秉一份痴心，或读书，或写作，或种花，或真心地爱一个人，沉浮荣辱，富贵贫穷，而无怨无悔，不弃不离，于我们平凡微小的人生，实为一种幸运与大福。